



海与时光的恋歌

□林朝晖

在梅花盛开的季节里,我来到梅花镇游玩。镇如其名,这里种植着红梅、宫粉梅、白梅、绿萼梅等名贵梅树,艳丽多彩。眺望远方,只见滩涂茫茫,水天一色。海浪拍岸的声音,混着远处飘来的梅香,那是梅花镇的呼吸——潮起时带着大海的磅礴,潮落时藏着梅花的刚柔。古城、梅花、海洋串联在一块,勾勒出梅花镇的历史画卷。

据史料记载,唐武德年间,这里广植梅花,梅香四溢,梅花镇因此得名。宋元时,巡检司的设立让这里初显海防要地的雏形。到了明洪武年间,为抵御外侮、驱倭保疆,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沿海要地筑城御倭,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此建造城池,设立梅花千户所。自此,梅花镇成为明清两代扼守闽江口的海防重镇,肩负起保卫海疆的重任。

明嘉靖年间,在倭寇兵临城下,梅花城危在旦夕之际,英勇善战、足智多谋的抗倭英雄林位乔装卖草鞋人惊退倭寇,并巧施“倒剩饭计”,设“黄瓜鱼阵”“葫芦阵”等,率领军民共同歼灭来犯

的倭寇。为纪念他的功绩,梅花民众将建于元代的湖山堂改称调羹境林位官,永远铭记这位英雄的壮举。清嘉庆元年(1796年),海盜林发枝沿江剿劫,当地民众利用天然沙土资源,用竹筐装满沙土后沿岸叠布,成功抵挡了海盗的袭击。1938年,为阻止日军进犯闽江,梅花乡民同样奋力抵抗,海防古城军民齐心,英勇战斗。

在梅花镇,蔡夫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。蔡夫人即蔡红亨,她受万历皇帝召见,自琉球入闽,从长乐梅花登岸后,与梅花蔡氏族入续族谱,发现竟是同宗。因蔡红亨辈分较高,当地人称她为姑姑,后世尊称她为姑婆。蔡红亨有刺绣绝技,她教当地姐妹绣嫁衣、被帐、手帕等,梅花刺绣由此闻名遐迩,代代相传。蔡红亨病逝于梅花镇,乡亲们感念她传授刺绣技艺之恩,建姑婆宫常年祭祀。如今,“梅花刺绣红裙手工技艺”已入选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成为闽琉交往的文化印记,也承载着梅花镇独特的文化记忆。

除此之外,梅花镇与海洋还有千丝万缕的关

系。千年“海丝”古港梅花港,是古时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主要启航地和琉球朝贡贸易的重要港口。因为梅花乡民长期以海为田,舟技娴熟,加上对周围海路情况谙熟于心,每次中国册封琉球使团在出发前,总要在梅花镇招募随行船员、杂役等。

经过精心筹备,一艘艘满载着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货物的商船从梅花镇扬帆起航。船身破开晨雾、浪涛拍打船板之际,船员们不禁眺望故乡。梅花镇的炊烟袅袅升起,那盛开的梅花像根看不见的线,一头拴着故乡,一头系在大海。商船一路驶向琉球,驶向更广阔的海洋,带去了中国的文明与繁荣。之后,返航的商船带回了琉球的风情与物产,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。

作为福建著名的渔港,梅花镇的渔业生产历史同样源远流长。从明清开始,乡民就在马祖、东沙一带开展渔业生产,此后规模逐步发展壮大。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,如滩涂养殖、浅滩围网等,一直延续到近现代。打鱼是梅花镇百姓的传统职

业,当地人管打鱼叫“讨海”。“讨小海”意为就近在滩涂和沙洲捕捉小海鲜;“讨大海”则指驾船到更远的海域设下定置网,捕捞体型更大的鱼类。梅花镇的美食,也是海洋馈赠的珍宝。梅花鱼露、三鲜汤、一蛭十八煮等海味佳肴远近闻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梅花镇的渔业更是蓬勃发展,形成了以海洋捕捞为基础的渔业产业链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作为长乐唯一的纯渔业镇,梅花镇水产品的产量约占长乐总产量的80%,荣膺“福建省十强渔业重镇”称号。如今,海洋捕捞从近海向深海、远洋转移,水产养殖规模持续扩大,优质鳗鱼、鲍鱼等水产品精深加工也在加快发展。那份与海洋共生的情感,却始终未曾改变。

在梅花古镇的东门城墙下,我停下脚步。这座城墙沿将军山麓修建,三面临海,雄伟壮观。明代以来,虽历经四次重修,但它依然顽强地屹立至今,成为福建省保存较好的古城垣之一,默默见证着梅花镇的兴衰荣辱。当抚摸着那一块块历经风雨的花岗石块时,我仿佛能听到历史深

处的回响。

将军山上人头攒动,梅花飘香。眺望梅花镇,宛如进入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卷:一条条宽敞干净的水泥路蜿蜒在村落中,一座座农家小院房前庭后绿树掩映。蓝天白云、秀水青山、碧野山庄,让我真切地体验到乡村游的神奇魅力。当地人告诉我,这些年不但完成了山上梅壶友谊楼及夜景灯光工程,还在环山绵延的梅园中建起了赏梅木栈道,外地慕名前来观赏赏梅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进入新时代,梅花镇以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、国家3A旅游景区为目标,以全域文旅促进乡村振兴,做足“文旅渔商”文章,着力打造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滨江滨海休闲旅游古镇。如今,梅花镇已成为长乐区一张闪亮的名片,一个文旅融合的响亮品牌。

夜色渐浓,我站在将军山上,遥望远处的茫茫大海。恍惚中,我似乎能看见千年前的商船、浴血的将士、采梅的姑娘,他们化成了浪尖上的微光,在时光中闪烁。

火车朝着家乡跑(小说)

□崔 民

站台边停靠着一列绿皮火车。赵庆随着人流往前走,寻找着9号车厢。忽然听见有人喊他,是女人的声音。赵庆站住了,想再听一下,确认是不是在喊他。这时身后又传来喊声,这次是男人的声音:“你这人真怪呀,别站在这儿挡路啊。”赵庆头也没回,赶紧往前走。

这列火车是朝着赵庆家乡的方向开的,他要坐这趟车离开省城。他走进车厢,落座后,琢磨起站台上那个女人的喊声。想着想着,王凡妮就浮现他的眼前。

离开学校那天,王凡妮到县城长途汽车站送赵庆。赵庆背着行李登上回乡汽车的那刻,与王凡妮比翼双飞的美好念头,在萌芽状态中崩塌了。他没有转头再看王凡妮一眼,不想把自己糟糕的表情留给王凡妮。

赵庆在家乡干了半年农活,便跑到省城打工。后来,赵庆听到王凡妮考上省城大学的消息,也没打听她在哪所大学。所以,王凡妮来到省城后,赵庆没有见过她。

列车徐徐开动了。赵庆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省城,心里涌动着感慨。他记得极其清楚,几年前,就是火车把他从山村带到了省城。

初到省城时,赵庆在建筑工地打工。工地上是计件发工资,赵庆使足了力气猛干劲,完成计件工作量后,便坐在旁边捧着书学习。身边的工友悄悄议论,这个人很另类啊。赵庆不以为意,他承认自己来到省城打工,心里揣的想法确实另类。

那天,施工队长把赵庆叫到办公室。赵庆以为要辞退他呢,做好了走人准备。施工队长却告诉赵庆:“从明天起,你就做安全员的工作吧。”好事突然从天而降。施工队长说:“有人说你干活不行,就是个书呆子。我看了一下,你的工作量完成得挺好的,至于看书的事儿,我看你没错。”后来赵庆才知道,施工队长也是从农村来的,大学没有考上,就来到城里打工,凭着能力当上了施工队长。赵庆像见到了知己,也像遇到了偶像。

一年后,赵庆考上了某农业科技大学夜校,边打工边读书。其间认识了一个同学,叫郝枫,是省城一家贸易公司的副经理。郝枫很看好这个边打工还能边念夜校的赵庆,便把他推荐到一家农产品科技公司上班。果然郝枫没有看走眼,几年下来,赵庆凭着突出的工作业绩,被提拔为公司销售部副经理。

随着火车“咣当咣当”有节奏的声音,赵庆很快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。忽然,他隐约听见有

女人在跟他身边的旅客说话:“咱们调换一下座位好吗?我的座位也是靠车窗的。”赵庆眯着眼,听她继续说:“我们是一起的,坐这儿说话方便,打扰您了。”

当女人转过身来,赵庆惊呆了,竟然是王凡妮!

王凡妮面带笑容坐下,说:“我路过这节车厢,一眼就看到你了。”她变化很大,亭亭玉立,一举一动透着文雅。

赵庆突然想,站台上喊话的女人是不是王凡妮呢?王凡妮没说,他也没好意思问,这个念头也就一闪而过了。

王凡妮微笑着说:“见到你不容易,要是我不路过这节车厢,虽然在一趟列车上,还是不能相见啊。听说你的事业干得有声有色,给我分享分享呗。”赵庆脸红了,说:“我这没什么好说的,还是说说你吧,大学里的事儿多,说给我听听。”王凡妮还是微笑,说:“瞧瞧你,咋还没词了呢?要是涉及商业机密,你可别说了。”

赵庆哑言了几秒钟,才说:“其实我真没什么好说的,这次是离开省城回村了。”

王凡妮吃惊地问:“你不再回省城了?”赵庆点点头,然后把他回乡的意图从头至尾跟王凡妮述说了一遍。他说:“我身边的人都劝我不要离开省城,说我已经闯出了自己的天地,再走就太可惜了。只有一个人支持我,就是我才刚跟你说过的那个郝枫。”

王凡妮问:“郝枫?”赵庆回答:“对。我跟他讲,我们家乡有漫山遍野的蓝莓,家家户户都到山上去采蓝莓,我想回乡建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基地。他没有犹豫,就说他可以投资入股。”王凡妮插嘴说:“咱们家乡漫山遍野的达子香花,多么漂亮啊,也可以搞主题旅游。”赵庆伸出拇指点赞,说:“咱们想到一块儿了。”

列车在大庆站停了下来,王凡妮站起来,说她到站了,她的毕业实习单位在大庆。赵庆愣了一下,急忙起身送王凡妮下车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火车终于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火车站停下来。

赵庆走出火车站,猛然看见村长和几位乡亲,站在一台红色拖拉机旁,像是在等人。没等赵庆多想,村长和乡亲们已经把他围拢起来。

村长说:“欢迎你回村。嘿嘿,你可是咱村的第一个投资人啊!”赵庆满脸疑惑。“王凡妮打来电话告诉我的。”村长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一位乡亲说:“你和王凡妮考上县城高中时,我就说过你会有大出息,哈哈。”乡亲们都点头说“是”。

村长笑着指了指拖拉机说:“这就是咱们村的‘豪车’,上车吧。”

赵庆红了眼眶,登上了拖拉机。

■大地之歌

松柏在祁连境内属于很常见的树种。其中松树数量最多,柏树次之。县城所在地八宝镇东西临近阿柔乡和扎麻什乡的沟壑河谷中,数百里的松树绵延至大山深处,郁郁葱葱的丛林浩瀚无际,蔚为壮观。

祁连松树学名为青海云杉,因在青海数量较多,而被选定为青海省的省树,是青海树种生态构建的亮丽名片。针叶细长、喜寒冷潮湿环境的青海云杉,覆盖在祁连海拔2750米至3000多米的山坡阴面和半阴面上。在祁连漫长的冬季,当灰白和枯黄霸道而单调地占据主色调时,青海云杉以其顽强的生长姿态呈现恒定的墨绿色,给苍茫寂寥的大地增添了一抹生命的色彩。因此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也对高原上这唯一四季常青的树木情有独钟。

柏树稀有,在祁连的覆盖面积不及松树,对土壤和生长环境的要求似乎也更高。祁连柏树多生长于气候相对暖和的山林深处。与松树不同,柏树喜阳,姿态较松树圆锥的形状更加恣意婆娑。柏树落叶,其枝叶有特殊香味。有记忆以来,我就知道柏树枝叶是北方地区祭祀、驱邪避秽的主要载体。祁连县城附近方圆几十公里的山林中,很多地方都是松柏混合相间着生长。只是从比例上来看,松树更豪迈奔放,成片成片地茂盛生长,而柏树谦逊内敛,在松林间这里一株,那里一株,稀有罕见。在高峻险要的山坡脊梁上,婀娜多姿的柏树更显俊秀,是山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,吸引人们不由得慢下脚步,驻足静赏。

小时候,学校是平房建筑,没有暖气。每到秋季,学校会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山里背烧柴,用于冬季采暖。第一次跟着老师和同学上山进松树林背柴,我感觉和小时候在杨树林里看到的景色截然不同。松树下是厚厚的翠绿色苔藓,很潮湿。若挡不住苔藓毯子似的柔软诱惑,坐了上去,裤子很快就会湿透。苔藓上长着各种蘑菇,因为辨识不清,当地人很少在林子里采摘蘑菇,山里的蘑菇由此完全成为鸟雀虫蚁的有机食材。后来看了些书,才知道松树有强大的蓄水能力。据说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.5吨,年吞吐量为25吨。一片青海云杉林,就是一座丰盈的森林水库。

松树林荫翳蔽日。不到10岁的我和同学们穿行于林间,捡拾掉落的松树枝叶。绵延数里的林子太大了。在林间走过一段路后回头,身后竟看不到一个同学。着急的我大声呼喊着急伙伴们名字,但除了吹过的萧萧山风,林间再无一点声响。无边的寂静令我害怕,想哭。我想趁天亮赶紧下山,把捡拾的柴火绑扎成一捆,背到肩上,穿越松树林顺山势朝下走去。毕竟年龄太小了,独自一人在山林中行走的我脚步慌乱。头上一侧的小辫散开来,红头绳挂在后背的松树枝丫间一跳一跳。走过垭口后,终于遇到一拨大约初中年纪的学生,他们也背着



□虎子麟
秀木祁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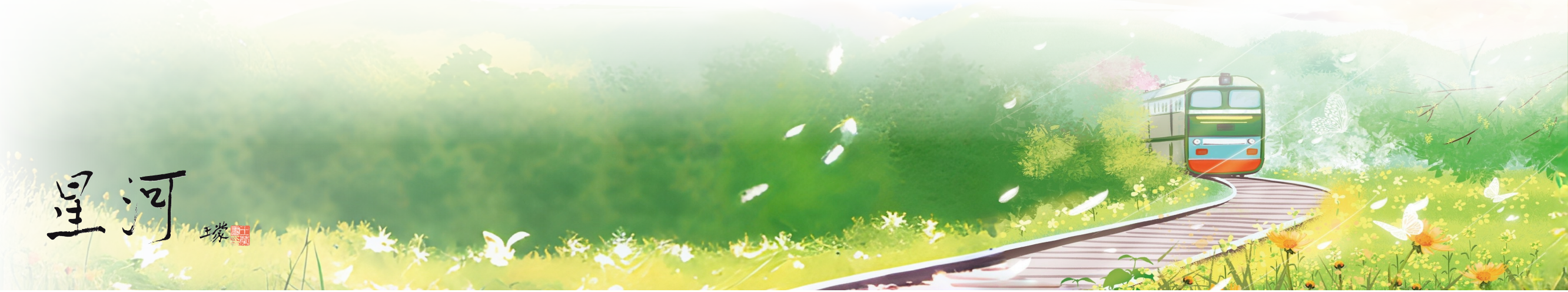
柴火正往山下走。带队老师见到我,连声对他的学生们说:“快帮帮这小女孩,看她背的全是潮湿的松树枝。湿烧柴挺沉的,小丫头发都散了。”但怕生的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,坚持要自己背,只是紧紧地跟着他们。有他们做伴一起走,我心中的紧张舒缓了很多。等走出山林,看到远处城镇的房屋后,我才有了独自走向学校的底气。多少年来,想起第一次背烧柴的经历,我始终会记起那些热情的师生,对他们伴我同行一程的善良充满感激。

感受过走散惊吓下的我,心里想,为什么大家不到离学校较近的杨树林里,而要进山去那么远的松树林背柴呢?后来听母亲讲,松树枝上分泌有松胶,更有利于燃烧。学校当初这样安排,更多想到的可能是松树枝蓬勃燃烧带给教室的温度,而忽略了孩子们自我保护能力上潜在的风险隐患。掉队的我,还好幸运地遇到了高年級的师生们,除受了惊吓之外安然无恙。

山林里的迷路事件经常发生,大多出现在松树林里。

比较不可思议的迷路事件,是八宝镇两个常年巡山的护林员的故事。他们在巡视途中迷路了。还好他们具备丛林自救的经验,借助先进的科技,在没有正常通信信号的密林里,启动了巡护专业定位导航系统,最终走出了险境。两个护林员回到村里时,已是后半夜了,两人冻得瑟瑟发抖。后来据他们叙述,雨后的松林里大雾弥漫,只一小会儿就啥也看不见,巡护中的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惶恐的他们见证了人在自然面前,渺小得如同蝼蚁一般。

松树林大多在半山腰,丛林中气温波动幅度大,容易出现大雾或上冻的状况,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因此蕴藏着诸多不可预测的情况。近些年来,随着国家不断推行生态保护政策,松树林中的飞禽走兽,较之以往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。闯入野生动物的地盘,也有可能遇到风险。在森林管护监控设备中,经常能看到雪豹等野生动物出没于林间,至于秃鹫和苍鹰更是



星河
王蒙